

二十四孝中有所谓老莱娱亲,说老莱子孝养自己的双亲,虽然自己年龄已经七十,但常穿五色彩衣,作小孩状以娱父母。有一次,取水给父母喝,不小心跌倒在地上,像小孩似地啼哭;他还经常在父母面前玩弄小鸟,以博取双亲之乐。

鲁迅《朝花夕拾》曾不无讽刺地说:“其中最使我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郭巨埋儿之荒唐悖谬自不用说,老莱娱亲带给我们的则是滑稽感,七十岁的老人何必如此孝养父母呢?但我在反复玩味这个故事之后,觉得我们今人若能对老莱子作“同情的理解”,则他的所为未必不是因为过去老人的游戏太少所致吧。前几日邀请北京一位学者来讲学,他说起大江南北、通衢僻乡人人(尤其是老人)打麻将的现状,感慨万端。打麻将看电视,都是坐着的活儿,稍稍接触未必不是好事,然整日面对,于人的身心大约总是不利者多罢,但要老人们不从事此二者,又可得乎!人们或许会说,老人们不是可以去跳舞、旅游,搞些适当的体育活



窗口像一个取景框,摄下了一块方整的蓝天。蓝天上偶有白云飘过,悠悠的,不紧不慢。如果不留心,也许以为这是一朵停云,它是蓝天的头巾吧?

鸟儿飞过来了——一只鹰展开双翅在天空翱翔。只能看到它的弯弯的强健的双翅向两边伸展,而中间的头和身却并不清晰。它像是一架滑翔机,不动声色地遨游天空,把自己的剪影留在蓝天上。它展翅平衡着自己,俯瞰大地。大地上的林木、房屋、田地,一切都摄入它的眼帘。它似乎是孤独的,没有其他的鸟儿在它的身边,它只是默默地缓缓地滑过蓝天。

有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地鸣叫着飞来了。它们没有队形,没有规律,上下左右翻飞不停。它们似乎带着童稚般的喜悦,似乎说着鸟儿们的喜事,但也许是因为远方的猎枪使它们落荒而逃,在途中商议着以后的去处。

一队大雁飞来了。它们是最有秩序的鸟儿,头雁带着它们飞翔,后边排成一个人字形。偶尔传来一声鸣



动吗?我以为,这说得对,也不对。跳舞、旅游、体育项目,没有一定经济实力,休想长期问津;再说,这些玩儿大多也只流行于城市,乡村的老人们呢?还有,这些活动所适应者也只是较年轻

老人的游戏

尹荣芳

的老人,那些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呢?我曾试着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老人的游戏资源,发现其项目委实寥寥,可知者仅数端:一是“击壤”,先树一木片于地,隔三四十步外用另一木片投掷它,击中者就算得胜。《荆楚岁时记》说这是“古野老之戏。”此游戏甚为简便有趣,很适合老人娱乐。二是放风筝,这人人皆知。不知何故,“击壤”似没有传承下来;风筝虽说一直流传至今,但除了少数地方,现在城市中也难见它的身影了。古代适合老人的游戏还有棋类活动。连孔子也承认它有些益处,他有句名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这里的博弈一般认为指围棋,但它后来疏离了大众,成了少数人的玩物;惟象棋得以发扬光大,遍及城乡,这是大好

事。古代还有所谓的“六博”,也是一种棋类,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中国从古至今缺少适合老人的游戏项目是不争的事实,过去的孝子在耄耋父母跟前扮演小儿,演滑稽剧,以娱双亲,以示孝心,大约也是无奈之举,我们今日实不必责难,他的用心其实也十分难得。老莱子的事容易使我们思索老人的游戏与娱乐问题,现在中国的老人之沉迷麻将与电视,能够适应他们的游戏、娱乐项目太少恐是原因之一吧。

前几年在日本滋贺县一个叫安吉的小村庄访问,72岁的吉田女士谈到村里的“憩之会”时眼放光彩。所谓“憩之会”,村里每月月末搞一次,为本月生日的老人举办庆祝会,全村68岁以上的老人都要参加,老人们自带碗碟,在公馆聚餐。“憩之会”有各种游戏活动,如“抽宝”,准备20根麻绳,让老人们任抽其中一根,其中一根绳子的尾部系有铜钱,谁抽着铜钱就归谁。热情的吉田老人还取来抽宝绳让我观看。老人们还玩“斯诺塔”,先将目标球放在某位置,然后大家依次向目标扔球,谁扔的球最靠近目标谁就算获胜。这个游戏使我想起我们的“击壤”。

除了在家礼佛念经,安吉的老人每月上都要上寺庙去听僧人作“无常讲”与“尼讲”,我们到达的那天正好有个“尼讲”(专对妇女讲解佛理),村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参观。寺庙紧邻村边,极为整洁。大殿铺着草席,二三十个妇女合掌席地而坐,一和尚手拿经书,正念念有词。安吉村边还有一个

神社,老人们都要参加其中的一些宗教活动。安吉的男性老人除了上述活动,大多还在田间劳动或从事园艺;妇女则以插花、书画等自娱。我向吉田老人村里是否有打麻将下棋的,她说没有。安吉村整洁美丽,家家独门独院,绿树掩映,繁花逞艳。吉田老人说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住在城里,儿子每个月回来一次看望他们,并住上几天。吉田说她到过中国,也去过欧洲,她说还想再去中国。

说到这里似乎已经离开题目了,让我们还是回到老人的游戏、娱乐上来吧。现在中国乡村亦渐渐成这老人的天下,他们的游戏与娱乐生活恐也不是小事,中国老人的地位虽然不低,但传统老人的游

序。鸟儿们各有各的心情,各有各的历程,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各有各的悲欢离合……

蓝天仿佛舞台上的天幕,它默不作声,它蔚蓝依旧,它无视鸟儿们的飞行轨迹,更不知道鸟儿们的成败荣辱……

鸟儿的世界虽然人所难测,然而人间的芸芸众生犹如鸟儿,历史犹如蓝天般永恒而不动声色。在广阔无垠的蓝天上,一个飞翔的鸟儿毕竟太渺小了,然而鸟儿们还是陆续续地飞过蓝天。

我站在窗口看着那一块方整的蓝天,仿佛在观望人生,但我知道,我并非旁观者,其实我也是一只飞过蓝天的小鸟。

炎夏时分,窗外传来阵阵蝉鸣,如热浪滚动时发出的声响。想起了一首人人熟知的古代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近人编写的《常用古诗》中,将这首七绝的作者归宋人白胜,其实是个错误。白胜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浑号白日鼠,智取生辰冈时,他口中唱着这首歌前来卖酒,最后用蒙汗药放倒了护送生辰冈的军士。此诗应是当时的民谣,或者是施耐庵的创作。这首诗在中国广为流传,原因有二:一是小说《水浒传》的巨大影响,使这首诗走向无数读者;二是此诗本身的魅力,朴素生动的语言,对贫苦劳动者的同情,使人心生共鸣。此外,在古诗中,将盛夏酷暑中的感受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也很少见。在艳阳烧烤之下,眼看庄稼枯焦,农夫的焦灼愁苦用“心内如汤煮”,极为形象。而最末一句,出现一个出人意料的形象:“公子王孙把扇摇”,那种悠闲,和农夫的焦灼,形成极大反差。

戏、娱乐项目实在很有限,这不能不影响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当然老人们不能只在游戏与娱乐中讨生活,他们还需要其他很多物质的精神的生活,但游戏与娱乐总是不可少的。我想,在这方面,安吉村老人们的生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的吧!

右我已经开始从事世博方面的报道工作,但其实到申博成功的那一刻,世博会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其实依然没有十分清晰。记得第一次参与世博报道,还是在2002年初国际展览局官员到上海来考察的时候,

右我已经开始从事世博方面的报道工作,但其实到申博成功的那一刻,世博会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其实依然没有十分清晰。记得第一次参与世博报道,还是在2002年初国际展览局官员到上海来考察的时候,

做历史的记录者

陈春艳

当时在城市规划馆有一个世博知识的展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世博会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第一部电话、第一台打字机、第一只白炽灯乃至第一个冰淇淋,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发明,都是在世博会上首次展出的。连奥运会起初也

心静自然凉

赵丽宏

其实,夏日的酷暑,人人无法逃避,古时没有空调,公子王孙们也只能靠一把扇子解暑。记得曾在一篇古文中读到,一位县令,盛夏时为了降温,丢弃了平时的威仪和斯文,每天坐在一个盛满冷水的木盆中升堂办公。诗人们在挥汗如雨时,恐怕也会少了写诗兴致。

杜甫写过《夏夜叹》,开始两句就是对酷暑的控诉:“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然后就是对清凉的期盼:“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孟浩然是极有雅兴的人,且看他在炎夏时写的五绝《夏日南亭怀辛大》:“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他避开了赤日炎炎的景象,选择日落西山之后,在月下乘凉,这也是人之常情。李昂五绝《夏日联

1943年冬天,夏承焘与几位友人闲聊时谈到古今人名,戏举以人的肢体器官为名字的,如李耳、易牙、栗腹、程颐、曹顶、傅眉、雍齿、杨大眼等等,不算稀奇,最奇的是,陈袁公名溺,近代还有洪佛矢、邓粪翁。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也有一段说:“古人以形体命名,如头、眼、耳、鼻、齿、牙、手、足、掌、指、臀、腹、脐、脾之类皆有之,而《庄子·达生篇》有祝胷,《列子·汤问篇》有魏黑卵,《北梦琐言》有孙齐卯,则不知所取何义。”《列子》中的魏黑卵是个刀枪不入的大力士,如果用江南话发音,或者读过清代小说《何典》,自然就明白“黑卵”是什么意思。

古人命名,不避丑恶之字,例子很多,清代学者赵翼《陔馀丛考》举了几例,《左传》晋成公名黑臀,卫侯之弟名黑背,鲁文公名其子曰乞,晋景公名獬……至于阿猫阿狗,更是常见,甚至有叫叭虱的。宋代欧阳修不信佛,但有个小儿叫僧哥,别人问他为何起这个名字,欧阳修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

还有男人取女人名字的,《春秋》中的石曼姑,《孟子》里的冯妇,《战国策》里的女阿,都是男人。最奇怪的是《史记·荆轲传》中的徐夫人姓徐名夫人,《汉书·郑纪志》里的丁夫人姓丁名夫人,居然也都是男人的名字。另外,《晋书》鸠摩罗什本名耆婆,《唐书》李君羡小字五娘,《五代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现代还有萧楚女。

明清两代皇帝宗室生子,按规定由礼部起名字,如果不行点贿给主事者,就可能给起个难听的名字。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讲了一段掌故,说国丧百日内,宗室近支有人房生子者,子生,追算年月如受孕正好在丧期内,则命名必加犬旁,暗示父母有兽欲。嘉道间宗室某将军,喜好鼻烟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奕鼻,次子叫奕烟,三子叫奕壶。“命名之诞,至斯已极。”

滑过。在这些日子里,我目睹了上海世博会的规划一步步成熟,世博园区开始动工,纸上的梦想终于逐步迈向现实;目睹了世博动迁居民告别旧居,开始在新的世博家园的生活。就在前些日子,百年老厂——浦钢公司厚板车间熄灭了最后一段炉火,它将在宝山罗泾迎来新生。我还目睹了确认参展世博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从第一个、第二个,增加到了50个、100个、150个,一步步接近汉诺威世博会创造的记录。

如此这般的流水账中,凝结着太多人的心血和汗水。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很欣喜地发现,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在向人们招手。

明日请看《一步跨出几十年》。

句》中,有与众不同的声音:“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为什么留恋夏天?此诗下半段,用了柳公权的两句诗:“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这是答案,因为拥有清风和凉爽,这心态和常人无异。

在唐时宋词中,讴歌炎夏的作品不多,即使咏夏,也总是祈望阴凉,或者用虚构的文辞构织清凉世界。譬如高骈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是文字营造的清凉。贾奂有五绝《孟夏》,倒是很自然地表达了对夏日天热的欣赏:“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竹林中的新笋,日光下变幻无穷的云雾,田野里管弦齐鸣般的蛙鼓,诗意盎然,有视觉和听觉享受。这其实表现了诗人的好心情,也是“心静自然凉”吧。如果烦躁忧郁,那么,云雾中会化出鬼魅,蛙声会成为噪音。所谓“孟夏”,是初夏,酷暑尚未来临。如果身陷于盛夏的火盆,诗人的联想恐怕又不同了。

名字趣谈

柳叶

古人命名,不避丑恶之字,例子很多,清代学者赵翼《陔馀丛考》举了几例,《左传》晋成公名黑臀,卫侯之弟名黑背,鲁文公名其子曰乞,晋景公名獬……至于阿猫阿狗,更是常见,甚至有叫叭虱的。宋代欧阳修不信佛,但有个小儿叫僧哥,别人问他为何起这个名字,欧阳修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

还有男人取女人名字的,《春秋》中的石曼姑,《孟子》里的冯妇,《战国策》里的女阿,都是男人。最奇怪的是《史记·荆轲传》中的徐夫人姓徐名夫人,《汉书·郑纪志》里的丁夫人姓丁名夫人,居然也都是男人的名字。另外,《晋书》鸠摩罗什本名耆婆,《唐书》李君羡小字五娘,《五代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现代还有萧楚女。

明清两代皇帝宗室生子,按规定由礼部起名字,如果不行点贿给主事者,就可能给起个难听的名字。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讲了一段掌故,说国丧百日内,宗室近支有人房生子者,子生,追算年月如受孕正好在丧期内,则命名必加犬旁,暗示父母有兽欲。嘉道间宗室某将军,喜好鼻烟壶,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奕鼻,次子叫奕烟,三子叫奕壶。“命名之诞,至斯已极。”

滑过。在这些日子里,我目睹了上海世博会的规划一步步成熟,世博园区开始动工,纸上的梦想终于逐步迈向现实;目睹了世博动迁居民告别旧居,开始在新的世博家园的生活。就在前些日子,百年老厂——浦钢公司厚板车间熄灭了最后一段炉火,它将在宝山罗泾迎来新生。我还目睹了确认参展世博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从第一个、第二个,增加到了50个、100个、150个,一步步接近汉诺威世博会创造的记录。

如此这般的流水账中,凝结着太多人的心血和汗水。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很欣喜地发现,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在向人们招手。

明日请看《一步跨出几十年》。

我与世博